



文學與電影的對話 差異性的重複與創新再造

A Dialogu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Film
Repetition with Difference and Creative Innovation

策劃引言 / 劉建基 | Chien-Chi LIU
世新大學英語系教授

文學「再現」(represent)人生，電影「再現」文本。文學與電影一直存在著密切的依附關係。從文字到影音，電影之「再現」展現了「差異性的重複」(repetition with difference)之議題。本策劃以這個議題作為思考起點，特別邀請並經過美育編審核定五位研究文學與電影的專家學者（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副教授張裕幸、世新大學英語系教授劉建基、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蔡秀枝、逢甲大學外文系教授莊坤良及政治大學英語系副教授胡錦媛）探討下列相關問題：由具想像空間的文本內容轉換為電影演出及對白的詮釋方式，如何拿捏文學文本的「再現」程度？文學文本之重要場景，如何以影音「再現」？如何解讀電影文學的重要議題與文學隱喻？電影文學如何兼顧文學特質與大眾趣味？這些與文學／電影相關思考，皆構築了本期所收錄的五篇論文的核心意識，也呼應了此期焦點話題：「文學與電影的對話」。

五位學者皆以小說為例，說明小說改編成電影的過程基本上是一種敘事內容的創新與再造過程。誠如莊坤良所言，改編挑戰了讀者或觀眾對原作的刻板印象，改編後的作品，是另一種原作；原著並非神聖不可更動，電影透過巧妙的剪接與敘述手法，也可以結

合圖像與文字的特性，重新編組故事，並讓觀眾從中得到同樣文學的趣味。蔡秀枝亦指出，改編電影並非僅是文學文本的故事以真實的影音「重複再現」，而是更進一步地將讀者個人純粹想像裡的人、事、物、時空場景與情節內容加以現象化、實物化後的一個轉變，而也有可能因之形成一個具有歧義或多義、與原著有著差異與逃逸路線的創新樣態。

張裕幸的〈純真年代的清秀佳人——動畫文本的再現〉，以日本動畫版《紅髮安妮》作為探討《清秀佳人》(Anne of Green Gables)文本的媒介。論文揭示動畫版如何詮釋小說文本的敘事特質，並闡釋主角安妮如何在重覆的命運下，進行人生的抉擇。作者指出，雖然卡通《紅髮安妮》是以兒童為目標觀眾，但該部動畫的演出是由日本動畫大師高畑勳所監製，所以畫面與動畫表演的品質皆屬上乘，尤其是手繪的場景把愛德華王子島呈現更加夢幻美麗，讓觀眾具體看到安妮的想像力所建構出的浪漫世界。

劉建基的〈改編、接續、回應：從後設小說到後設電影——以《法國中尉的女人》為例〉，探討電影與小說所蘊含的「後設」議題。此篇文章由後設觀點切入，闡釋電影版《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如何改編約翰·傅敖斯(John Fowles) 1969年所出版的同名小說, 以及如何接續與回應小說家在文學與道德層面所探討之議題, 如「再現」的虛構本質、藝術創作的自由、維多利亞時期的性意識, 以及情慾自主與解放等議題。作者指出, 《法國中尉的女人》電影版與小說版有著一種「同中存異」的關係——前者「再現」後者, 呈現一種「差異性的重複」。電影版的反差式結局恰巧呼應小說敘述者所強調之論點: 維多利亞人同我們現代人一樣喜歡性, 而且比我們還要神往之。

蔡秀枝的論文, 藉由對於美國黑人小說家厄寧斯·甘恩(Ernest J. Gaines)的小說《死前的最後一課》(*A Lesson Before Dying*)與改編電影《死亡紀事》的書寫與影像分析, 闡明了改編電影與原著小說在敘事上的差異。此外, 藉由改編電影對小說原著所進行的變更與創新, 論文亦探討小說與電影在敘事、人物、情節、場景等敘事元素上的差異運作與「再現」策略。作者指出, 《死亡紀事》對於原著小說的改編, 犧牲了小說裡對於種族問題的深刻描述。然而, 此種「差異」性增刪, 將小說裡對於過去歷史與現在處境的沉重控訴, 轉變為對於黑人小孩未來的展望, 讓歷史脈絡裡的傷痕血淚, 有了重生與創新的機會。

莊坤良的〈臨界狀態:《時時刻刻》裡的生命情懷〉, 從書寫、時光與生死三個觀點, 探討《時時刻刻》(*The Hours*)小說版與電影版所蘊含的「臨界」(liminality)現象與效應。美國作家康寧漢(Michael Cunningham)的小說《時時刻刻》與英國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意識流小說《戴洛維夫人》有著強烈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前者某種程度模擬、改寫、再現了後者。作者指出, 康寧漢的小說敘述, 不同於一般寫實傳統的敘述, 他以「戴洛維夫人」、「布朗夫人」和「吳爾芙夫人」為章節區分, 讓三者穿插出現, 引導讀者在三個不同的時空出入。這種交叉敘述的手法, 在導演鏡頭的運作裡, 表現得更是淋漓盡致, 成功創造了一個維吉尼亞式意識流的電影效果。作者結論時強調, 《時時刻刻》引導讀者對生命臨界省思, 吳爾芙的聲音跨越百年時空而來, 小說文本和改編電影, 讓我們從藝術創作裡, 瞥見生命永恆的光芒, 以及平凡生活裡的愛、幸福與

感動。

胡錦媛的〈同存結構:《歐蘭朵》小說與電影〉, 從「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觀點出發, 探討小說文本和改編電影所形成的「同存結構」(simultaneous order), 以及改編電影如何呈現與小說原著不同的情節。英國作家吳爾芙1928年的小說《歐蘭朵:一則傳記》(*Orlando: A Biography*), 於1993年被英國導演帕特(Sally Potter)改編成電影《美麗佳人歐蘭朵》(*Orlando*)。作者指出, 《歐蘭朵:一則傳記》的意識流敘事「手法」與文字意義非穩定的解構「主題」, 使諸多評論家都認為這是一部「無法改編」的小說。然而帕特導演最基進的一個「改變」, 即是將原先歐蘭朵內心貫穿時空的抽象流動式的感受、思想與情感予以具象化, 去蕪存菁, 成為按年代次序發展的清楚結構(每個年代各有其與歐蘭朵相關的主題:1600:死亡;1610:愛情;1650:詩歌;1700:政治;1750:社會;1850:性;1900:出生)。

以上五篇文章探討的主題涵蓋電影/文學的諸多面向, 五位學者分別以不同的題材與議題回應此期焦點話題:「文學與電影的對話」。如果這一波的思潮側寫, 能激起彼此心中的浪花, 甚至催化更深層的思考, 則不啻為本策劃的核心價值。

名詞方塊

改編

英文字“adapt”之中譯為「改編」, 其意涵為將一種藝術形式以另一種藝術形式呈現或重新詮釋, 例如將小說、劇本「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

基進

「基進」這個詞是英文“radical”的義釋。英文字“radical”為形容詞, 有兩層意涵, 其一為「根本的」、「基本的」(“fundamental”);其二為「激進的」、「極端的」(“extreme”)。後者帶有負面、貶抑之意涵, 例如「極端主義」(“radicalism”)。晚近學術界則以「基進」一詞翻譯第一層意涵, 例如「基進」的改變(“radical change”)。